

揭露四川双流县六一零首恶张皓犯罪事实

“六一零办公室”是由原中共党魁江泽民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非法成立的恐怖组织。它凌驾于法律和政府之上，专门策划和实施对法轮功的系统的灭绝性迫害。它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受区域和财政的限制，它可直接调动军队和调拨财政经费，隶属中共邪党中央直接领导。

“六一零”头目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只要是和法轮功有关的，“六一零”就调动一切公检法司参与绑架、判刑迫害。

双流的“六一零”也不例外，作为双流的“六一零”首恶张皓，十二年来调动了双流地区的国安、公、检、法、司、各乡镇武装部、派出所、居委会及一些地痞无赖，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迫害法轮功的网络系统，对该地区的法轮功实行了残酷的迫害。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六一零”首恶张皓便积极奉行着其主子江泽民的“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在双流地区操控着这个庞大的犯罪系统。他首先调动了全县各级公、检、法、司、国安等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唆使双流公安局胡跃忠等恶人、恶警对双流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实行了地毯似的抄家、收缴大法书籍、资料、身份证及户口等；接着陆续地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非法抓捕、绑架、刑拘、劳教、劳改、开除公职、罚款及扣发工资等迫害；同时，还株连基层、法轮功亲属及其子女，动辄免职、不安排工作、不准当兵等。

在迫害初期的双流看守所和华阳看守所，绝大多数被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劳教、劳改、刑拘）。在这里，张皓充份利用“六一零”这一副主任的特权，指使双流公安首恶胡跃忠唆使恶人恶警采用黑社会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吊、铐、给

劣食、指使犯人（以减刑期为诱耳）暴打法轮功学员、做苦工、输不明药物等。

现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六人：精神失常有一人：

双流彭镇法轮功学员李加彬，男，五十多岁。生前身强力壮，被劫持到双流看守所遭受四个月的迫害后，又强行送到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毒打、注射不明药物半个月，致使其神志不清、皮肤流血流脓、浑身青紫、全身浮肿，肌肉腐烂，于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六日含冤离世。临走时李家彬的最后一句话说：我是被共产党迫害死的。

双流文星川棉法轮功学员唐志强，男，四十岁左右。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三点过，被航空港蹲坑的恶徒绑架，连夜审讯、毒打致昏迷过去，接着又被送往双流县看守所进一步迫害，导致唐志强失去自理能力，无法进食，恶徒三次将唐志强送往县医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实际上是输损害肝脏的毒药，这是唐志强生前本人所说）。于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中午二点左右含冤离世。

四川双流籍田镇法轮功学员邓淑芬，女，七十多岁。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因到政府讲真相，当晚十二点籍田武装部苏文华操纵政法办祝勇、籍田派出所民警、联防队员高世明等恶人恶警将其劫持，送到新津洗脑班迫害，被关押四十天，后因邓淑芬吃不下饭，身体十分虚弱后被迫释放，邓淑芬于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含冤离世。

四川双流东升法轮功学员李晓文，六十七岁。因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讲真相被双流恶人恶警第六次强行劫持，在新津洗脑班被迫害数月，二零零八年三月回家后经常便血，五月初因大出血昏迷不醒，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含冤离世。

双流华阳法轮功学员吴敏华，已退休多年，因坚修大法曾多次被劫持

到双流看守所、华阳拘留所、正兴洗脑班等地迫害。其子蒋虹、其儿媳王海霞也数次被非法关押，失去工作。由于恶徒经常骚扰，关押、抄家、恐吓等迫害，其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

双流华阳法轮功学员周成军，因坚修大法曾数次遭到非法拘留、绑架等迫害。由于恶徒经常骚扰，关押、抄家、恐吓等迫害，其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二零一零年含冤离世。

黄浅，女，现年三十七岁，双流县华阳职中教师，二零零零年三月进京上访被双流县公安局劳教一年，由于多次遭受非法绑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现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被无理开除公职的有五人：

周祖清，男，现年六十岁左右，成都市飞机维修公司工程师，因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改三年半并被非法开除公职。

蒋虹，男，现年四十岁左右，原双流县华阳中兴中学优秀教师，因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改三年半并非法开除公职。现做一点小生意还经常遭到恶人恶警的骚扰、抄家、非法绑架等迫害。

孙纯凡，男，现年六十岁左右，双流县工委驾驶员，因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改三年半并非法开除公职。子女不予安排工作。

谢霞，女，现年五十岁左右，双流县华阳职中教师，二零零零年七月因为到成都上访被劳教一年，开除公职、罚款并没收住房。孤儿寡母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还经常遭受恶人恶警骚扰、关押等迫害，后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邓小明，男，现年四十五岁左右，原双流县华阳镇师范学校优秀教师，被非法劳改三年并非法开除公职。因坚信大法，现又被非法判刑六年半。

被迫害得家破人散、无家可归有：

李彩琼，家庭妇女，因为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了残酷迫害：曾被多次非法关押、非法劳教二年、劳改四年，丈夫被逼迫离婚，儿子无人看管，弄得家破人散，二零零七年又被绑架，又被冤判六年。

彭琼贤，家庭妇女，因坚修大法被非法判刑七年，丈夫因遭受不了此迫害被迫离婚，孩子无人照管。非法刑满仅几个月，又被强行绑架到新津洗脑班洗脑进行迫害。

更多迫害事实

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改变对“真、善、忍”的信仰，张皓还利用“六一零”头目这一特权，除了在双流、华阳看守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外，还在正兴镇办了一个洗脑班，用利益诱惑各乡镇、武装部、派出所、居委会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洗脑，对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实行精神、肉体和经济上的迫害。

为了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力度，张皓指使洗脑班刘建生等恶人恶警专门对被绑架来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强制性“转化”，迫害的手段：轻者以克扣饭菜、关禁闭、不准吃饭睡觉、车轮战术的精神折磨；对不放弃信仰的还强行注射破坏大脑神经的药物；重者拳脚交加，搥耳光、捆绑、碰墙、蹲小号。寒冷的冬天迫使有些年轻的女法轮功学员只穿内衣在室外受冻，有的被逼跪在地上、有的竟遭到恶警侮辱；夏天罚在烈日下站，做苦役等。

在社会上，双流“六一零”首恶张皓还调动国安、公安、各乡镇派出所、居委会监管、跟踪法轮功学员，并用金钱诱惑一些不明真相的、贪财的世人及地痞无赖举报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有的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可获五千元的高额报酬。自迫害十二年来，双流县有多少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判刑、开除公职？有多少人次被非法拘留关押、非法抄家、酷刑折磨、高额罚款？有多少人被逼流离失所、有家难归，妻离子散、含冤离世？！还有多少单位、基层及法轮功的亲属

遭受着这些折磨和株连？！双流“六一零”首恶张皓心知肚明。

所有这些都是能够用数字说明的，而法轮功学员及亲人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迫害那是无法言表的。对法轮功的一次次抄家，一次次的抓人，一次次的罚款，搞得家无宁日，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亲属及基层人士遭受了精神上的迫害，近百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和肉体上的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七人（男三人，女四人），被非法判刑劳改的有二十四人，最长的八年，被非法劳教的十四人，被强迫送进各种洗脑班的四十四人，被非法抄家的四十一人次，被开除公职五人，同时还勒索钱财约一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元，没钱的还被迫交一千斤粮食；有的停发工资数月，有的株连子女强令接收单位不准用人，致使一家几口生活无着；严酷的打压还造成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给亲人造成无限的伤痛；迫使一部份学员流落在外有家不能归。

正告作恶者

以上所有这些对法轮功的迫害，双流县这“六一零”首恶张皓都负有责任。要知道“善恶必报”是天理。十二年来，在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灭绝迫害与法轮功学员理性坚忍的反迫害中，善恶必报的宇宙法则在极其鲜明的彰显着。

近年来，尽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各级各地“六一零”头目非正常死亡或患绝症的消息不时传出。

首任中央“六一零”主任李岚清，其外孙女婿在沈阳机场遭警方殴打致死，印证了他所看到的众多恶警恶官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上报材料。

继任的中央“六一零”主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已患癌症，日渐沉重，最终被人接替。六十二岁的天津市前任“六一零”主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时任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刘海洋升任北京国家安全局侦察指挥中心副主任职务。二零零三年三月因迫害法轮功“成绩突出，

荣立个人二等功”，二零零二年底确诊患骨淋巴瘤，二零零五年九月死亡时年仅五十岁，死状极惨，头萎缩得象小傻瓜似的，脸全变了型。

这些年来，公安、国安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意外死亡率也远远高于过去，有的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却忽得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相恐怖；还有更多得了绝症，有的劳教所、派出所里病倒的警察太多，都排不过来班，还有的意外伤残，有的家庭遭遇种种不测……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万例的恶报事例。而中共则一直要求严密封锁内情：出意外的几乎都是替中共卖命的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为名利泯灭人性引来自毁的可悲下场。

上面的案例虽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能说明问题：凡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只要不肯忏悔改过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这种悲剧在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地区都有，甚至可以说就发生在大家的身边。

原双流县看守所所长巫刚，因残酷的迫害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七月，巫刚所行驶的汽车猛然冲向双桥立交护栏，当场死亡，面相十分惨烈。原双流中和镇镇长某某对迫害法轮功特别卖力，却被突来的车祸夺去了年轻的性命。

原双流正兴镇镇长和书记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正兴洗脑班“成绩卓越”，却得了不治之病，年纪轻轻便撒下妻儿老小撒手人寰。

原双流九江镇党委书记付德其残酷地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突如其来的车祸撞断双腿……

在这里，我们正告双流“六一零”首恶张皓：中共的存在和迫害都不会长久，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命令是知法犯法，是对自己生命和前途的不负责任与葬送。若再不悔改，不久的将来必定要受到法律与天理的严惩。

